

改编自《死亡通知单·暗黑者》的《暗杀风暴》8月18日上映

内地原作+香港班底 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根据内地作家周浩晖小说《死亡通知单·暗黑者》改编的电影《暗杀风暴》将于8月18日全国上映,本周六(8月12日至13日)率先在广东、广西、海南开启点映。

《暗黑者》系列小说曾被多次改编为影视作品,其中最知名的是2014年郭京飞主演的同名网剧。《暗杀风暴》把故事移植到中国香港,台前幕后的班底也是纯港式:邱礼涛执导,古天乐、张智霖、吴镇宇携手出演,其他演员还有胡杏儿、余诗曼、任达华、周秀娜等。这部电影既有影迷熟悉的港片味道,又因为依托原作小说,而比其他同类型影片多了一丝“烧脑”的气息。

《暗杀风暴》里,神秘杀手Darker发出“死亡通知单”,收到的人会被杀害。爆炸案目击者黄少平(古天乐饰)、天才警察罗飞(张智霖饰)、专案组组长韩灏(吴镇宇饰)被卷入案件,Darker的身份却一直成谜……如何让三位“大熟脸”男主角碰撞出新的火花?内地原作+香港班底的新鲜搭配,又能给观众带来什么样的惊喜?近日,导演邱礼涛和原作者周浩晖现身广州,并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



张智霖饰演的罗飞贴合原作

张智霖是最贴合原作的罗飞

羊城晚报:郭京飞、辛云来等演员均演过刑警罗飞,《暗杀风暴》里张智霖版罗飞又有何特点?

周浩晖:我认为张智霖非常贴合原作对罗飞形象的设计。一是他本人的智慧和外表都很贴合角色,二是他本身的性格也是比较内敛沉稳的,这些都跟罗飞非常接近。网剧版里,郭京飞则是把罗飞进行了一次再创作,变得偏喜剧、有幽默感,更适合网剧受众。

邱礼涛:张智霖本人很喜欢做IQ题,是那种真的考验智商的题目,这方面很像罗飞。另外,根据我的观察,他有时候其实什么都没想,但总给人沉思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找张智霖来演罗飞是非常合适的。

羊城晚报:古天乐此次一人分饰三角,还要化毁容妆。邱礼涛导演跟古天乐合作过很多次,你如何评价他此次的演出?

邱礼涛:他一开始就非常喜欢这个角色,发挥空间很大。一是因为这种角色的确少见,二是电影有很合理的理由让他一人演三角,而不是刻意炫技。当然也有代价,特效妆要花很多时间、对皮肤也不好。但我觉得挺好玩的。毁容妆我们调整了很多次,才有现在大家看到的效果。

羊城晚报:三大男主角里,吴镇宇以往演过许多极端角色,但他此次饰演的警官韩灏反而是三人中看上去最“正常”的。

邱礼涛:韩灏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但真的如此吗?小说里的韩灏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转变,而《暗杀风暴》的故事是他转变的开始。所以我觉得韩灏是很复杂的,找吴镇宇来演很适合。

羊城晚报:胡杏儿和余诗曼都出演了《暗杀风暴》,点评一下这两位花旦的表现?

邱礼涛:余诗曼这次友情出演了一两场戏,戏份不多。我能理解演员的心态,有些电影他们会很希望参与。幸运的是,《暗杀风暴》有这样的魅力。胡杏儿以往比较少演电影,这次她饰演罗飞的女友孟芸,这个角色大部分时间是不存在的,但观众还是能看到她,亦真亦假。在我眼里,她有一种比较“飘”的感觉,很适合演这个角色。

羊城晚报:近两年,在悬疑赛道上,比起强推理、类型化创作,观众似乎更青睐有现实基础的作品,具体表现在一批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背景的刑侦剧和悬疑剧的风靡。如何看待观众口味的变化?

周浩晖:悬疑一直是主流的类型创作。以前很多人看国外的,到了近十年,一批优秀的国产悬疑作品涌现,大家也对这个类型给予了更多关注。我认为,现实题材正是国产悬疑类影视作品的创作优势,能让观众感同身受。

邱礼涛:我当然相信潮流的存在,但我对此思考不多。电影的开发和拍摄周期比较长,从一个概念开始到观众能在电影院里看到,这要花费两三年的时间,足以发生许多变化。当然有些人很聪明,他们懂得怎么跟观众同步,这种作品比较容易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但我自己尽量不去想。就电影而言,有些电影刚诞生时表现一般,过几年反而评价变好,有些电影则相反。对创作者而言,这的确是矛盾的:商业上的成功很重要,但创作者想太多,又会显得太功利了。

邱礼涛:我本身是个什么类型的影迷。当我拍电影的时候,自然也很希望可以多一些不一样的,但这不是我控制的。你的心态是这样:商业电影是有潮流的,你要顺应潮流,但也要把握机会去做一些潮流以外的电影。

羊城晚报:这两年,在悬疑赛道上,比起强推理、类型化创作,观众似乎更青睐有现实基础的作品,具体表现在一批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背景的刑侦剧和悬疑剧的风靡。如何看待观众口味的变化?

周浩晖:悬疑一直是主流的类型创作。以前很多人看国外的,到了近十年,一批优秀的国产悬疑作品涌现,大家也对这个类型给予了更多关注。我认为,现实题材正是国产悬疑类影视作品的创作优势,能让观众感同身受。

邱礼涛:我本身是个什么类型的影迷。当我拍电影的时候,自然也很希望可以多一些不一样的,但这不是我控制的。你的心态是这样:商业电影是有潮流的,你要顺应潮流,但也要把握机会去做一些潮流以外的电影。

羊城晚报:近两年,在悬疑赛道上,比起强推理、类型化创作,观众似乎更青睐有现实基础的作品,具体表现在一批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背景的刑侦剧和悬疑剧的风靡。如何看待观众口味的变化?

周浩晖:悬疑一直是主流的类型创作。以前很多人看国外的,到了近十年,一批优秀的国产悬疑作品涌现,大家也对这个类型给予了更多关注。我认为,现实题材正是国产悬疑类影视作品的创作优势,能让观众感同身受。

邱礼涛:我当然相信潮流的存在,但我对此思考不多。电影的开发和拍摄周期比较长,从一个概念开始到观众能在电影院里看到,这要花费两三年的时间,足以发生许多变化。当然有些人很聪明,他们懂得怎么跟观众同步,这种作品比较容易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但我自己尽量不去想。就电影而言,有些电影刚诞生时表现一般,过几年反而评价变好,有些电影则相反。对创作者而言,这的确是矛盾的:商业上的成功很重要,但创作者想太多,又会显得太功利了。

邱礼涛:我本身是个什么类型的影迷。当我拍电影的时候,自然也很希望可以多一些不一样的,但这不是我控制的。你的心态是这样:商业电影是有潮流的,你要顺应潮流,但也要把握机会去做一些潮流以外的电影。

羊城晚报:近两年,在悬疑赛道上,比起强推理、类型化创作,观众似乎更青睐有现实基础的作品,具体表现在一批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背景的刑侦剧和悬疑剧的风靡。如何看待观众口味的变化?

周浩晖:悬疑一直是主流的类型创作。以前很多人看国外的,到了近十年,一批优秀的国产悬疑作品涌现,大家也对这个类型给予了更多关注。我认为,现实题材正是国产悬疑类影视作品的创作优势,能让观众感同身受。

邱礼涛:我当然相信潮流的存在,但我对此思考不多。电影的开发和拍摄周期比较长,从一个概念开始到观众能在电影院里看到,这要花费两三年的时间,足以发生许多变化。当然有些人很聪明,他们懂得怎么跟观众同步,这种作品比较容易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但我自己尽量不去想。就电影而言,有些电影刚诞生时表现一般,过几年反而评价变好,有些电影则相反。对创作者而言,这的确是矛盾的:商业上的成功很重要,但创作者想太多,又会显得太功利了。

A 电影改编让原本漂浮的故事更落地

羊城晚报:《死亡通知单》小说原作设定在一个架空的城市A市,电影为何将其落地到香港?

邱礼涛:我们有过一版剧本是完全架空的,但看上去就不现实,很难令人投入到故事中。电影改编的时候,创作者不能一厢情愿。画面要是非常具体的,观众能直观地看到片中警察和罪犯的各种行为,所以我们更要处理好细节,才能让观众感受到故事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我认为小说中反派Darker一角其实很“落地”,如果电影完全架空,反而折损了小说原作的魅力。

周浩晖:小说里的A市有我居住的城市——江苏扬州的影子,但当看到电影把故事设定在香港,我是非常欣喜的。故事里有非常强烈的警察和罪犯之间的对抗和竞争关系,这都非常符合香港电影给我们的感觉。《暗杀风暴》让原本漂浮的故事更落地了。

羊城晚报:你认为《暗杀风暴》与其他警匪片的区别在哪?

邱礼涛:我这几年拍了挺多警匪片,那些作品把动作和场面规模放得比较大,以此来吸引观众。在我看来,《暗杀风暴》本质上是一个推理悬疑电影,当中推

理的部分,对人性的勘查等等,都是这部电影的重点,希望观众观影的时候能被这些吸引。

羊城晚报:《死亡通知单》是《暗黑者》系列中尤其受读者喜爱的一部,郭京飞版的网剧《暗黑者》口碑不俗,如今再拍电影版,如何做区别来?

邱礼涛:我没看过网剧版,也没刻意想把电影版做得不同。我认为不要害怕比较,但也不要花时间去比较。勇往直前,尽量拍好。希望观众在电影院里的两小时会觉得时间很容易过,如果看完后还能带来一点思考,那就更好了。



《暗杀风暴》将故事背景放在了香港

羊城晚报:邱礼涛导演近年非常高产,几乎每年都有数部电影上映。你如何安排时间才能完成这么多工作?

邱礼涛:总结和检讨过去的经验,不要再犯以前犯过的错误。经验可以帮我节省时间,知道怎样可以更准确地达成目标,不需要再走弯路。但最重要的还是热爱工作,如果你喜欢,又觉得这件事是重要的,你总是能挤出时间做的。比方说,最简单的是每天少睡一小时。我看过研究,睡太少当然不行,但每天少睡一个小时,对健康影响其实不大。

羊城晚报:这几年,你的作品大多是犯罪动作类型片,是否想尝试更多不同类型的电影?

邱礼涛:我本身是个什么类型的

E-mail:hdzp@ycwb.com

常常有回应的声音从看不见的四面传回来,让我感知到一颗颗为大自然所洗涤的心灵

少华山啸

刘秀丽

行走少华山一千多米高处的栈道上,低头可见山谷间满眼的翠绿,那是努力生长着的攒动的树林,以一个在南方生活的人,只能认出最常見的油松、枣树、榆树,献宝一般指给随行的孩子看。当它们随风而动时,画出一道高低起伏、绿色泛白的波浪,伴随着凉风习习和蝉鸣声不绝于耳,在炎炎夏日里带来难得的心旷神怡。

眺望,山那么高,天却在更高处;晴天朗日,白云绵绵,有的堆叠在一起显得厚而重,有的又如丝如帛,现出蓝瓦瓦的底色。我想起出发前上网搜索少华山的图片,电脑显示的大抵是仰视视角蓝天白云下的少华山一角,想必那拍摄的许多人也如我一样,被这美丽的色彩吸引着打开了镜头。

远眺,著名的潜龙寺矗立在巅峰之上,于山的最高处腾起百绿中的一点红,尤其显得醒目而大气。寺庙脚下人工修建一条玻璃栈道,两边的护栏漆成红色,就连玻璃桥底的支撑柱也特意漆成栏杆一色的红,道路的尽头恰逢山崖处建一座龙头型建筑,名为龙首阁,当然是红色的,据说现在依然是少华山最著名的景点。有头有身,于是一条蜿蜒的红色长龙就盘踞在潜龙寺脚下,在云雾缭绕中若隐若现,倒真形象地坐实了“潜龙”一说。

我们下山返程时,在高速路上依然能清晰地看到这条长龙于绿色山林的掩映下威武张牙的生动形象,这样,反而让人忽略了刘秀避难藏匿于此后人感恩修建寺庙故名“潜龙寺”的典故。

皮肤的毛孔被凉意吹开了,眼睛被光与色占领了,鼻子被山野气息侵袭着。孩子们和我一样,一边在赛道上奔跑,一边快乐地相互呼喊着,我邀请他们:咱们一起喊山好不好?孩子们快乐地答应了一声,“啊——啊——啊——”无限绵长的声音从我们四个人的胸中、口

向山谷的方向传递。许久之后,我们才停下来,每个人都很快放,眼睛里充满了笑意。就这样边走边喊,在这茫茫的大山与深谷里,虽然只有三四个人,声音倒也不显得寥落。

像我们这样的呼喊,在中国古代只能算小儿科,许多古人遇到愉快的事情时都要“长啸”的。长啸,也称为啸歌,是撮口发出长而清越的声音。它不是吹口哨,也不是喇叭。

扬州的著名园林何园,原名“寄啸山庄”,取自陶渊明《归去来辞》中“倚南窗以寄傲”“登东皋以舒啸”两句,这里的舒啸,就是愉快地长啸。陶渊明是学院派的,后者才是此中好手,魏晋时期有长啸的风气,西晋成公绥曾创作《啸赋》,称赞“长啸之奇妙,盖音声之至极。”长啸的传统,至上,可以在《诗经》《楚辞》中看到,至下,有李白“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比这更为流传的是岳飞的“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这样看来,长啸多在登高的状态下,周围较为安静,啸者大抵想要表达的情愫是壮阔、激越的,也可能是悲切的。

作为一个五音不全、中气不足的中年女性,长啸只能是我神往的状态,根本不可能做到。但是每次行走山林,山气涤荡胸襟的时候,我总想喊两嗓子,于是我把自己的这种在山林间呼喊的方式攀附为“短啸”。

在广州生活这么多年,爬白云山的时候自不待说,就连在番禺大夫山森林公园里游荡,我也忍不住“噢……噢……噢……”地喊,而且,常常有回应的声音从看不见的四面传回来,让我感知到一颗颗为大自然所洗涤的心灵。正如在这少华山中,在侧目的眼神里,我也看到了散发的余光,在我和孩子们的呼喊声中,听到一个父亲对他身边的小男孩说:“来,一二三,嘿……嘿……嘿……”

小城市声

李瑞鹏(澳门)

我很想问他:八十年代的大学 生是什么样子的?后来想想还是算了

外婆总对我说,读书要学舅舅,将来考个好大学。在我的印象里,读书很厉害的人,一定很勤奋、很用功,老师、家长喜欢,戴着一副眼镜。

但舅舅不近视,他打弹珠的本事,远近闻名。舅舅小时候家里穷,小孩子想找吃的,要到房顶阁楼的瓦罐罐找。可是瓦罐里的东西少了,很容易被发现。舅舅想了办法,和兄弟姐妹合作,在瓦罐底凿个洞,从罐底拿吃的,这样大人就不知道。因为调皮,他经常被打。舅舅说,他是个贪玩的人,高中以前,成绩一般。他初中班主任还为此找过外公,说舅舅这样下去,高中都考不上。舅舅是听了这句话以后,才开始用功,后来考上了县重点高中。读高中,他又不愿意去晚自习,高考前三天,每晚都溜出去看电影。高考一结束,他就帮家里干农活,回地里打农药。后来他考取通知到了,老乡跑来报喜,四处找人,发现他还在地里干活。

我的舅舅

肖崑

书不是自己对象写的,大呼上当,说嫁错人了。他英文极好,好到老教授保他读研究生,他婉拒。他对书法感兴趣了,劲头很足,学校图书馆里一些书法珍品不让他本来看,他就想办法,跟图书馆的大叔们混熟。有些老师都借不到的书,他看了一遍又一遍。

乡村即景

叶力行

拦得住他。他的这种冲动,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说话做事干脆利落。他说,文学是入学,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问他怎么写文章,他一言不发;我问他怎么“人情练达”,他只说你读的书已经够了,道理都懂,关键是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我知道这个时候我要闭嘴,因为接下来的事得我自己解决。



我其实想过很多次:舅舅这样做,我需要做什么才能回应他的期待?我曾以为是要努力学习。然而我升学考试考砸了,舅舅知道后,拍手称快,说从小到大大一直成绩好,太顺,考砸一次是好事。我问:“考砸了好在哪?”舅舅说:“从小成绩好,听话,总是在聚光灯下,在意的别人的评价,活给别人看。”我说:“舅舅不是成绩更好?”舅舅回答:“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想继续辩,但又说不出任何反驳的话。舅舅是对的,我读书好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他只在想学的时候努力,想玩的时候没人